

你是不是孩子“最讨厌的人”

6

热点关注



滕朝阳 著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然而，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多的似是而非，太多的跟风盲从，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并上升到教育理论，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

【上期回顾】

孩子有秘密，不是成长的异己之物，而是成长的必然见证。孩子的秘密并不危险，危险的是我们对孩子秘密的过度想象和过激态度。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儿子拿回学校发的课外兴趣班材料，并已自拟好一份三方协议，大意是：经本人、爸爸、妈妈三方协商，本学期拟报四个兴趣班——三个篮球班和一个田径班，由三方分别支付经费若干。最后是落款，并自画了一个家庭印章。

兴趣班之谓，全凭兴趣选择，可上可不上。不过，像从前一样，学校不会忘记强调，上什么班（种类很多）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孩子协商后决定。什么是民主协商？这就是民主协商。至于贯彻得如何，情况可能不一样。有的可能会听取孩子的意见，有的可能是孩子说了算，有的则仍可能是父母包办。我对儿子说，你自愿用攒的钱交一个班的费用，这很好。上篮球班没有问题，你有点超重了，正好要多锻炼锻炼，但一周三个班，是不是太多了点？上田径班我没意见。他妈妈的意见和我基本一致。最后，他决定报两个篮球班、一个田径班。我想，尊重孩子的意见，不等于唯孩子的马首是瞻，家长的意见同样需要孩子加以考虑，否则还叫什么民主协商呢？不过是从家长专制变成了孩子专制罢了。

然而，在家庭生活中，家长专制的机会和可能多得多。但孩子无论多小，都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个体，不是无生命、无意识的物质，免不了要反抗，因此，专制要得以推行，就需要暴力做后盾。这一逻辑，在家庭内外并无不同。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用的是热暴力，抬手就打，飞脚就踢，到孩子大了，热暴力不大行得通，则往往采取冷暴力，以绝食、装病胁迫孩子服从自己的意志。不过，暴力支持下的专制，只能获得暂时或表面的成功，鲜有不以失败告终的例外。这不仅表现在越专制的地方，反抗越激烈，往往导致两败俱

伤，更表现在那些即使屈从暴力的孩子，长大后对父母感情冷淡，视同路人，甚至视若仇人。

我也曾对儿子多次使用过暴力，但每次过后，看着酣睡中的孩子，想想刚刚发生的一切，内心都十分内疚——本不该如此的，何至于如此呢？有一次开家长会，儿子学校的一位领导说，对孩子的有些错误，有时给一记耳光也是必要的。这样的主张，从一个从事多年教育和教育管理工作者口中说出，自然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家长耳目为之一新，但我认为这绝不是主张暴力合理化，所以仍不能消除我打过孩子之后的感伤。在心情平静之时，我也向儿子道过歉，说爸爸打你是不对的，但你犯了错却不肯承认，实在难以容忍。这似乎是一边认错，一边又在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看上去和儿子没什么两样。儿子呢，看到我心情好，便会顺着竿子往上爬，批评我脾气暴躁。脾气暴躁，至少是我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构成。

我承认自己脾气不好，但这种性情又是从何而来呢？我总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我的父亲比我脾气更不好。记得有一次，父亲买回一个小收音机，在那时这算是比较贵重的物品。刚上小学的我，对一个小匣子竟能发出各种奇妙的声音，自然充满好奇，就趁父母不在时，用螺丝刀把收音机给拆了。可是拆起来容易，装回去就难，可能还弄丢了几颗螺丝，总之是不能恢复原样，或者声音也放不出来，结果遭到父亲一顿名副其实的毒打。

由于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打从有了小孩，我就经常提醒自己慎用暴力，但还是不免发生，虽然在程度上与我所经受的不可相提并论。我有时很怀疑暴力行为也有遗传，当然所谓遗传，未必是生理上的继承，

更多是环境中的造就。后来看到现代临床心理学家的意见，说一个成年人的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童年关系模式的再现。在找到心理学依据的同时，我也感到有点可怕，在儿子身上再现我的童年，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还是可以超越的局限呢？无论如何，我的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那时的农村，父母打孩子，孩子成为父母的出气筒，似乎也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但如果我像他对待我一样对待我的儿子，那么，儿子对我的评价，恐怕就不仅是脾气暴躁这一条，这是不难预见的后果。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其实，不必说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你要知道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真正形象，也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你所了解到的往往是假象，一旦获知真相，真可以用震惊二字来形容那一刻的心情。那么，做父母的是否知道自己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呢？我相信，很多父母并没有向孩子问过这个问题，或是羞于启齿，或是不屑于问。问过了也未必能得到真实回答，要知道，如今的孩子也懂得察言观色。若连问都没问，那么，父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自以为是的。但很多孩子不向父母说出自己对父母的评价，却乐于和别人议论父母的是非长短。在他们的评价中，父母是“牛魔王”，是“祸害”，是“最讨厌的人”。这样极端负面的形象，相信很多父母都难以接受，只能怀着侥幸心理去想象，那样看待父母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被评价的人与自己无关。

据我的观察与体验，孩子之所以“最讨厌”父母，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大多与父母的暴力有关。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我妈为了一道数学

题抽我嘴巴，抽到鼻子嘴里全是血，那时我才7岁。见我不停地哭，她还顺手拿起铅笔扎我的太阳穴，从牙缝里嘟囔出‘你怎么就不开窍呢！’一个自称小时贪玩的人马上跟帖说：“这个算什么，我爸更狠。有一次我又趁着大人午睡溜出去了，回来时看见我爸把我家的老黄狗吊起来，活生生地剥皮宰了，还拎着血淋淋的剔骨刀平静地对我说：‘这狗不听话，还不如宰了吃肉。’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不听话了。”前一个事例似乎还算不上极端，为学习把小孩殴打致死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后一个事例，如果不是杜撰出来的，在我的视野内，则堪称独特。父母的暴力，给孩子肉体带来的伤痛可以很快平复，而给孩子造成的心理阴影却终生难以磨灭。

从前，我认为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也有专家认为，并非所有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这个结论真是吓得我不轻，可惜没看到充分的案例分析。倘若父母真不爱自己的孩子，那么孩子长大后也不爱自己的父母，正是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夫复何怨？但我相信，不爱孩子的父母究竟是少数，他们也绝不希望收获孩子对自己的冷漠与仇怨。只不过，不做一个糟糕的父母，手里仅有一面爱的旗帜还不够，或者禁绝暴力也只是一个重要前提。我曾问10岁的儿子，你认为爸爸怎么样？他回答说，总体还不错，有时脾气不好，还要看你的表现。从中，我感到了失落（评价毕竟不高），也感到了欣慰（比下似乎有余），还看到了希望（以后要好好表现）。

做一个让孩子不讨厌的家长不易，做一个让孩子真心喜欢的家长则更难。做父母的，不能只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有时也应把自己和别的家长来比一比。

等了八年，我们终于有了孩子

4

名人传记



朱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零点时刻”：荣光时、黯然时、欢歌时、悲泣时……每一时刻的感悟，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

在书里，朱军将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突出重围，战胜对手，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他和范曾、赵本山、周涛、董卿、冯巩等人的情谊，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上期回顾】

为了能在北京安家，梅梅努力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那真是一段备受煎熬的日子。但最后我们都熬过来了，并在北京有了房子。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讲究先立业再成家，我和梅梅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子——成家之后再立业。当我在中央电视台有了名声的时候，梅梅在军艺的演艺事业也开始有了起色。梅梅在海政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俩的爱情之花照说也该结果了。其实，从父亲去世之后，我心里就开始觉得不安，后来母亲的身体状况也直线下降，我暗想，赶紧要个孩子，哪怕只让母亲看一眼也好啊！可是真的想要的时候却怎么都要不上了。我们特别想在2000年要一个和我一个属相的孩子，可是一直到母亲去世都没有要上。我知道母亲的遗憾，心里特别懊恼，算了，反正爸妈都不在了，不要了。说也奇怪，就在我们觉得无所谓的时候，孩子来了。

有些心灵感应我们不愿把它归于迷信，可是用科学还真解释不了。梅梅发现自己怀孕之前的一段时间，她的身体还没有一点反应，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下好像有了。一天，我突然接到大姐的电话，她第一句话就是：“谭梅怀孕了？”那时候梅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怀孕，我说：“没有啊。”“不对呀！”“怎么不对了？”“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得清清楚楚！”“你梦见什么了？”“梦见妈了。”“妈说什么？”

“妈告诉我说谭梅怀孕了，按照老理，要给孩子做一身棉衣棉裤和两床小被褥。”按照老家的规矩，奶奶要给孙子做那种大开襟的棉衣。“妈说她现在也做不了了，让我这个当大姐的替她做一身吧！”说完又不放心地追问，“谭梅真的没怀孕吗？”那时候我还真不敢乱说：“真没有。”大姐挂电话的时候还在自言自语：“不对啊……”

大姐的这个梦坚定了我的直觉。正赶上梅梅要下部队，我不放心

地问：“能不能不去啊？”梅梅无奈地说：“下部队一年就一次，我不去的话说不过去啊。”我也没有再强求，把梅梅送到他们单位门口之后，我和政委悄悄地耳语了几句：“拜托您一件事，谭梅下去之后，太重的活别让她干了。”他问：“怎么了？”“好像怀孕了。”那个时候还没查呢。

“哦？好事啊！”他们团里的人都觉得我们老大不小了，几乎见了我就问“什么时候要孩子”。“好事，你放心吧！”政委笑呵呵地向我打了包票。“您别问谭梅，这事还不靠谱，只是我自己心里觉得。”“行。”说完，他们就出发了。过了一个星期，梅梅给我打来电话：“老公，我怀孕了！”那一刻，我比中了头彩还兴奋，几乎跳了起来。可惜她不在我身边，否则我一定要紧紧地拥抱她，太不容易了，迟了八年，终于来了。

我开始认真地盘算如何迎接这个小生命。梅梅怀孕的前三个月反应特别厉害，吃什么吐什么，恨不得连胆汁都吐出来。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一直自豪地说，在谭梅怀孕期间，我这个丈夫当得还可以。除了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她在下部队，我没有办法陪她之外，其余的从刚开始的两个月一次的检查到一个月一次，再到两周一次、一周一次，我都一直陪在她身边，我知道女人在怀孕期间会变得很敏感，也很脆弱，所以我从不给她孤单、害怕的机会。

医院去得多了，我和医生护士也都逐渐熟悉起来，更因为我从不“缺勤”，而且相关细节比梅梅自己都清楚，总能对答如流，更是得到了医生护士的一致好评。按照医院规定，孩子的性别是不准透露给家人的。到了六七个月的时候，可能是太熟了，一次例行的检查之后，大夫告诉我说：“XY。”又怕我听不懂，补充

说明：“是男孩。”拜托，这下谜底提前揭晓了，本来期待着三个月之后激动人心的大结局，没想到这一刻悬念到此为止。

医生还告诉我们，胎儿对男人低沉的声音特别敏感，尤其是男孩，爸爸应该多和胎儿交流。于是我便拿出了看家本事——为儿子念唐诗。第一次念的时候我还特意喝了一杯温水，清了清嗓子。梅梅低着头抚摸着肚子笑着说：“你爸面对十几亿观众都没这么紧张过。”南京的一位朋友来北京的时候专门为我们带了一个胎心监护仪，念完唐诗我就趴在那儿听胎音，那声音像开小火车一样强劲有力，儿子很健康，我们做父母的就特别满足。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习惯了按时收听我的唐诗朗诵，我哪天回家晚了，他还不乐意，要在肚子上蹬他妈妈表示抗议，非等我回来，他才会安静下来。

万事俱备，只等“小毛头”出世了。其实，在儿子出生之前，“小毛头”是我对梅梅的昵称。初见梅梅时，她像个稚气未脱的初中生，而我当时已经24岁，且经历过国庆阅兵这样的重大事件，心里已经自诩为成熟男士，梅梅这样的小姑娘在我心里只是一个“小毛头”。为了给儿子起名字，我们也是费尽了心思，甚至还请了专业人士出马，起了一些如“朱冠豪”、“朱思逸”云云。我觉得“思”字还不错，又想到岳母家只有三个女儿，生的孩子又都随着别人姓，我就想在儿子的名字里体现一下谭梅的“谭”字。“思”字不错，“谭”字要有所体现，名字这不就出来了嘛——“朱思谭”！“谭”和“谭”同音，而且谭水不像大海那样波涛汹涌，也不像长江黄河那样一泻而下，潭水是深邃宁静的，正所谓静水流深，这个寓意好，就这么定了！其实很少

有孩子一出生就在出生证上写名字的，但小毛头出生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大名——朱思谭。

2002年6月26日16点46分，一个6斤6两的小子出生了。护士先把儿子从产房里抱了出来：“让爸爸看看！”说实话，接过孩子的时候，我还有些蒙，看到他红扑扑的小脸，微微皱着眉头，闭着眼睛，一副在思考的样子，我半天没反应过来。这是我儿子？我真的当爸爸了？我有一位同事，生完孩子之后，他老婆没什么事，倒是他自己激动得晕了过去。而我远比自己想象的平静。

自从有了儿子，喜欢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的梅梅面对被玩具侵占得几乎没有落脚之地的房间，也只能无奈地一笑置之了。爱美的她原来总是画着精致而得体的淡妆，对我的形象也是要求甚严，大到衣服的颜色、小到领带的颜色、胡子的长度，都在她的管辖范围之内。而自从有了儿子，这些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怀里抱着小毛头，哪怕尿在她身上，她也是美滋滋的。

抚养孩子确实要耗费难以计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都是表象，孩子带来的快乐和力量是外人感受不到的，必须亲身体会。于丹长期担任《艺术人生》的策划，工作交往当中，我们成了朋友。有了小毛头之后，我见谁都爱说孩子，和于丹也不例外。有一天于丹突然问我：“哥，你告诉我，有了孩子是什么感觉？为什么要孩子？”我说：“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等你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为谁而活了。”

当爸爸不容易，但当了爸爸又最幸福。感激上苍赐给了我一个宝贝儿子，跟着他我重新认识了世界，也对“爱”这个博大的字眼有了新的体悟。